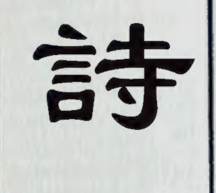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詩問卷二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蓀 聯薇 聯茹 聯芬 校字

曾孫男國瑞 國賢 國忠 國棫 國鎮 國珍 同校字

國風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黑色敝還皆一字句粲餐也一云米也言見賢人衣緇甚宜其德若其敝時我又改為之適其館舍就與親洽及我還時又將饋食之君子愛其人衣服如

見之飲食如見之惟其誠而已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好鮮新也衣改爲故見其好敝則又改造之無厭心

又言授粲再飯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蓆大也衣改造而寬大敝則又改作之無倦心又言

授粲三飯也

緇衣三章章六句 古注章四句

緇衣好賢也孔子云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瑞玉曰舊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非賢武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里居也杞柳屬仲陰與莊公謀除叔段公拒之非愛弟也欲厚其毒而去之詩人竊其謀誅其意爾余問里牆園有何義瑞玉曰里較遠踰無洩於國也洩於國父母知之將譏我母謂武姜

也余曰懷私曰懷言仲可私懷之無多言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瑞玉曰牆稍近喩無洩於朝也洩於朝諸大夫知之

將議我諸兄公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圃也檀彊韌之木瑞玉曰園尤深隱喩無洩於後

宮也洩於後宮左右之人將漏言於外謀敗矣人謂

近臣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瑞玉曰篇內通作隱語假莊公戒仲之辭無踰我里踰無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踰無勸我除段也仲謂公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將不堪宜削其地公答言削其地願令彼坐而疑我矣姑待之仲不復言卒與公伐叔段而奔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巷里塗也仁謂分禽均也言叔往田獵衆聚觀之里巷之內空如無人皆嗟歎言不如叔美爾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狩畢則飲酒於里巷好謂獻酬歡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郊外曰野飲酒畢又馳馬於野外武謂控御驅騁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序云刺莊公也處叔於京號京城大叔

馳騁弋獵輕佻飛揚閭里少年朋游追逐競爲
誇美而公不禁君子閔之而作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乘馬四馬也在旁曰驂如組成文不亂如舞諧和中
節御之善也藪禽府也火火田也襢裼肉袒也徒手
搏獸曰暴言叔往田獵騁馬習御沿藪舉火著其狂
暴又攘臂逞勇欲搏虎獻公其徒戒云請叔無習此
事恐或傷汝也述其往復之辭以爲笑樂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內馬曰服襄駕也雁行差後也忌抑皆語辭磬折也
控止也以實良御也縱發矢送逐禽以實善射也言
叔又乘四黃馬輕無度也楚子見右廣欲乘屈蕩戶
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鴇齊首不先後也如手相左右也阜火

燼也田事且畢示其整暇掤疑以手控勒馬之名釋掤示閒逸也鬯弓弢弓示不用也言叔又乘四鴇夸其多馬且徧能服之火燼山積著其甚暴終事釋掤以實馬慢也鬯弓以實發罕也傳云掤所以覆矢謂箭箙蓋也○愚案掤字從手則非器名春秋傳執冰自作冰非掤也又承馬慢發罕之文亦不合偏言弓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序云刺莊公也叔游獵無度輕揚自喜而公不禁君子風之而作二詩名篇既同加大以別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翶翔
彭地名介甲也旁旁非一方也二矛酋矛夷矛也英
飾也言高克在軍無事介馬而馳長矛不刺翶遊河
上而已不言高克而言清人主帥無威賤之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英敝而喬
存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河上地名師久不歸數有遷徙陶陶閒適貌止

馳騁馬不達二矛無關志矣左軍旋反右軍抽退中軍高克徒爲好言鎮之而不能也潰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序云刺文公也高克專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將淸邑之兵禦狄河上久不召而師潰高克奔陳公子素作是詩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直順也侯美也言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裘者宵舍君命不變其操稱其服也牟氏曰侯君也信正

直且宜爲君侯之子指直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臣不純羔言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裘者如之而爲邦之直主牟氏曰孔武有力美君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安也服稱其德則安三英裘飾也裘黑而英白故粲然先明彥美士也牟氏曰羔裘晏服之以晏樂也微著所以諫者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直也牟氏曰鄭之君荒於耽樂有直臣進諫頓絕羔裘著牽裾之節君仁臣直詩人美而爲之辭先美其裘美其君而遂美其臣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寁速也瑞玉曰民間夫婦偶以細事爭忿夫循大路而去婦從後挽留之言子無以小嫌而惡我不可以倉卒棄故舊也動以夫婦舊恩則怒心平以經言寁故知事由倉卒爾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魗同醜瑞玉曰婦人挽留情急初擥之得其袪又擥之得其手復言無以色衰而魗我不可以倉卒棄情好也婦辭愈婉夫怒愈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瑞玉曰留夫也民閒夫婦反目夫怒欲去婦懼而挽之聖人取此者見夫義婦順雖有小嫌婦當降下於夫不可自尊而失婉順之禮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鳬與鴈

昧晦也旦明也明星啓明也翺翔飛貌弋繳射也女促男曰雞鳴矣可以興士答曰昧旦乃興未晚也女又促曰子起視夜色明星當爛然天曙矣宿鳥將翺翔飛去子起弋射之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中也宜烹調也女言子若弋得鳬鴈我當與子和調其宜以之飲酒和樂期於偕老家庭雍雍則雖琴

瑟在御亦莫不安靜和好謂器用之屬不有怪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知相知謂執友也來往來也雜佩佩觿燧箴管之屬問
遺也女又言子之相知者若來與子道德滋益於其
去當解雜佩贈之或身不來而情相順愛者亦當解
佩遺人問之或彼遺人通問敘好亦當解佩報答其
意佩微物也而可以結良友故反復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美賢婦也家道興於儆勤婦職成於和敬德業賁於仁賢茲三善也又皆出婦人之意述以美之凡男子游惰皆女子遜欲導之爾周宣晏起姜后脫簪詩以女曰發端篇內凡言子者皆女謂男之辭教戒而成德女艮友也又不自功而欲益友以成之賢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舜木槿也佩玉有珩璜琚瑀之類孟姜卽同車者也

都閑雅也言羣女同車出遊望其顏色如舜華下車翺翔而行佩服甚盛其中絕美者爲孟姜不獨信美而且閑雅尤可敬忽何不取之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路也下車同游於路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聲卽德音也不忘者人旣過去音猶在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惜忽也世子忽以事至齊齊侯請妻

之怨辭從者言齊女出遊人望見之美而賢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疑草名荷蘘荷也依陰溼而生都閑美也狂狂人也且語辭言山隰草卉各有其宜以興朝廷之上美惡易位也 傳云扶蘇小木未見所出又云荷華芙蕖也經云隰有則非水草蘘荷莖葉似蘘潘岳閒居賦蘘荷依陰是也蔡傳曰扶蘇扶胥疑是木名非凡小木卽名扶蘇也又案蘇胥二字古多通用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越絕書以姑蘇爲姑胥淮南子亦云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國語史記竝作姑蘇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木名一作喬游放縱也龍紅草也不見充實忠良之士乃見狡詐而少不更事之人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子云賢者佞智者愚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落葉也倡和猶同志也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叔伯諸臣豈可坐視有倡予者我則和之爾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漂飄同要約也漂甚於吹要急於和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閔忽也弱不能自存危亡將至蘀兮風吹

淒然有歲寒搖落之感華谷嚴氏云小臣憂國

呼諸大夫而告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外之之辭狡童目權臣也子親之之辭又諸侯卽

位未踰年稱子謂忽也言狡童專謀不與我言憂其

蔽君維此之故使我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食祿也息安寢也權臣專其謀祿賢人廢其食寢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憂忽也權臣擅命不與賢人圖事君子憂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褰說文云袴也子謂君也我我賢者也言子心誠愛我我則涉溱從子不然我卽去豈無他人從子乎但

狂童之狂若此無可爲者恐他人亦不畱爾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

溱洧未必褰裳可渡假言爾士未仕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去也權臣擅命賢人去之憂國無與立

爾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壻也丰豐滿也我女之父母自我也巷門塗也

送謂遣女也禮嫁女往送之門言壻之面貌丰丰然
善人也已來親迎俟於門外我不送女與俱行今悔
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壯貌堂謂寢廟之堂士禮受女於廟庶人於寢
皆在堂也將將女也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
授壻是將女之義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之妻嫁服上加禪縠在塗以蔽塵也婦人

之服不殊褏言褏者韻句爾瑞玉曰叔伯女之伯父叔父也旣告之悔因呼兄弟曰女衣裝備具可以行嫁汝其駕我之車追而行之

褏錦褧褏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歸嫁也瑞玉曰行在塗也歸至家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美有禮也余問若謂男行而女不隨經當云悔予不從何云不送迎己者一而已叔則非伯伯卽非叔抑二人與瑞玉曰女之父母辭也時

有不備禮而迎者父母不肯遣女既悔追而遣
之得禮之變矣詩人述其事爲之辭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爲町曰墠茹藘茅蒐也陂者曰阪言門之旁有
墠墠之外有阪人爲圃畦而茹藘生之其間有隱者
之室但室雖邇人則遠爾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栗表道樹也踐行迹也言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人
行迹通至隱者之家但我雖思爾爾不我就爾家踐居也

方言尉𡒄度尻也江淮青徐之間曰尉東齊海岱之間或曰𡒄或曰跋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思隱士也大隱在城市東門之外有隱君子之廬人望之而不得即焉爾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注云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淒淒寒涼也喈喈聲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雞無聊甚矣此時得見君子云何而憂不平故人未必冒雨來

設辭爾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旣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暴疾也膠膠聲雜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羣雞亂鳴此時積憂成病見君子則病愈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雞鳴而長苦寂甚矣故人來喜當何如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風雨荒寒雞聲嘈雜懷

人此時尤切或亦夫婦之辭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衿領也青衿學子之服瑞玉曰師憂弟子廢學而言

彼青衿之子頑童也我心長思之縱我不往館中子

寧輟絃誦之音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綬也士佩瑞珉而青組綬瑞玉曰縱我有時不往

子寧不來學舍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輕躍貌達放曠也城闕城臺也登高候望之所瑞玉曰師入學乃見諸弟子皆不來迹之嬉戲城上於是歎言一日不覩學舍業荒廢如三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序云刺學校廢也世亂學荒生徒解散師儒閔其弟子失學而作瑞玉曰師儒以事去館士子舍業嬉遊憂之而作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鮮寡也迋欺也牟氏曰水闊於石不流楚兄弟閒於人不親睦皆非其性也余曰初多兄弟而終寡廑有存者二人爾若復信人言迋汝則一身之外更無人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迋者一時妄言不信素日不誠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不睦也兄弟之不睦由於信人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縞繒白色綦蒼艾色巾頭巾也員助益也言東門外遊女衣飾豔冶爛然如雲而我不思者由我自有婦爾衣服雖貧陋實我之內助聊可與樂之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闍城臺荼茅秀也如荼衣服輕揚也茅藘染絳裳色也亦貧女之服然且可與共歡娛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錄賢也雖見衆嫭所思不存淫泆之情生於不足綦縞堪娛糟糠不厭謂之賢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蔓延也露棲草上動之則零瑞玉曰方春草長羣女出遊人見其尤美者一人眉目淸揚貌又婉順喜於邂逅遂願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瑞玉曰婉如清揚旣婉如又清揚審視之更見其美也與子偕臧言欲嘉禮會合思不及亂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喜遇也瑞玉曰鄭國之俗士女春遊踏草而歌詩人道其慕說之意爾後人賦詩斷章遂爲遇賢之作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渙渙氷解水盛貌蕑蘭也采蘭水上祓除不祥且語辭一云與徂同勺藥香草也瑞玉日春水方渙士女秉蘭而遊此士女未嫁娶者也又有夫婦偕往者女問男曰往觀乎士答曰已觀矣因謂女曰且往觀乎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可樂其人則士女相謔贈勺藥結婣好也汝盍往觀之

溱與洧瀏其淸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瀏清貌氷初解水尙濁久而淸也殷衆也士女秉蕑

遊者愈衆將相將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序云刺亂也瑞玉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修禊溱洧之濱士女遊觀折華相贈自擇昏姻

詩人述其謠俗爾

鄭二十一篇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蠅有蒼者者先旦而起瑞玉問朝別色始入君日出而視雞鳴豈卽朝盈之時蠅聲天將曙雞鳴夜半後安得誤蠅聲爲雞鳴余曰賢妃恐君晏起初告曰雞鳴矣可以起有頃曰朝盈矣當卽起又曰匪但雞鳴蠅已飛起作聲矣三告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昌盛也朝臣衆盛東方明始曙也月之光日射也既明月猶光者壘後晦前天曙月方出映日而有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蟲飛薨薨卽謂蠅也甘嗜也蟲飛之時人尤甘寢瑞玉問古注會朝之人且罷歸恐未安余曰會且猶行將也賢妃告去曰我行且歸矣無以我故而多予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美賢妃也書傳云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齊魯詩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賢妃御於君所心常儆畏恐君晏起置

色廢事數告戒之詩人述以美焉爾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還便旋貌猺山名曠閒之地遠於田禾避蹂踐也肩三歲獸肩相及者儇勇捷貌子還我猥互相美也從兩肩尙勇也竝驅貴和也揖我有禮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好皆謂才藝美也牡獸尤難從者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昌臧皆謂容貌美也狼猛捷獸尤難從者一說狼上
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獵師遇之輒喜狼所向獸所
在也

　還三章章四句

　還美讓也古者田獵講禮讓蒐狩習威儀雖馳
逐原野猶相推賢能焉齊自大公以降五世之
君皆無失德內有雞鳴外有還二詩未詳何世

大抵閉國遺風與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著門外表著之位素紈色也瓊華佩玉也言壻親迎

至女家俟立於門外之著主人出揖之初見其冠旁

有充耳懸以素絲復見衣旁有佩玉加以瓊華特舉

二者表上下之服夸其貴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門內曰庭主人揖壻入廟門至階主人升西面賓升

北面奠鴈是俟於庭也瑩玉光潤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階上曰堂女立於房中南面壻奠鴈畢受女於堂導以出是俟於堂也青黃皆紞之色英亦華也玉之光色

著三章章三句

著美親迎也士有親迎者女家悅其服飾之盛君子喜其重大昏之禮述以美焉爾瑞玉曰經未見刺不親迎意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日出謂朝旦也姝子喻賢人也履迹也言朝旦之時賢人已來在我室我意猶未足於其去也欲迹而就之愛好之無已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月出謂昏夜也闥門內也發起行也於其去我又欲起而從之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思君子也人朝夕近君子則可以成德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顚倒錯亂也言東方未辨色之時未著衣先著裳所
以如此顚倒者以有自公所而來召者爾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晞日光氣也東方日未晞之時旣著裳又欲著衣所
以如此倒顚者又有自公所而來令者爾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柳小楊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貌辰時也言
折柳枝爲籬人尙知畏今以壷水司漏曾不知時不

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挈壺氏也時君興居無節詩人微其意以責臣古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君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綏綏安也齊子文姜也歸嫁也言南山之上雄狐安焉齊子亦魯桓所安也既歸魯曷又懷於齊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
又從止

緌纓之垂者瑞玉曰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魯桓
是齊子之耦也牟氏曰庸常也齊子常在魯不應又
從公如齊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東西曰衡南北曰從傳云衡獵之從獵之種
之然後得麻也牟氏曰取妻受之女之父母不應又

鞠養父母家又曰萬章所論斷章取義也取妻者聽命於父母何言告乎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之

析解也極至也言魯桓旣用媒聘正娶當以禮法防禁曷又與俱至齊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淫也春秋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焉舊說刺襄公瑞玉曰二章刺文姜

二章刺魯桓經不言襄公爲諱爾亦不待言矣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佃也甫大也莠草也驕驕張王貌慶源輔氏云田甫田妄作者也思遠人妄想者也妄作事不遂妄想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放縱貌甚於驕驕矣怛怛慘切貌深於忉忉矣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兩角貌弁冠也言少

小之童子見之未久忽然加冠爲成人又明小可大邇可遠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戒荒也鶩於廣遠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序云刺襄公也無德而求諸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人見牽犬者獵人爾遂夸美之所美非美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環子母環也鬈髮好貌審視之見其髮美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一云多鬒貌又視之見其鬒美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序云刺荒也齊俗好田獵畢弋而不事事

時人令其美君子疾其荒爾又按春秋莊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詩豈作於斯時與若如此

篇次當與猗嗟相比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鰥大魚歸嫁也牟氏曰笱制魚夫制妻自齊子之歸魯也桓從之如雲從風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亦大魚牟氏曰雲降爲雨沛然從令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貌牟氏曰雨下爲水曲折從令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魯桓公也敝笱不能制大魚孱夫不能

制驕婦婦從夫者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詩人謂魯桓有三從之道爾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簟竹席茀車蔽朱漆也鞹革也發夕夜行也言齊子疾驅車出魯道而會齊侯曰發夕猶恥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驪黑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不恥矣豈弟之字從無以稱婦人者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翶翔

汶水在齊魯境上言汶水之旁道上行人多齊子翶翔彷徉於其間大不恥矣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儦儦衆貌遊敖久而忘反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文姜也馳驅於通道大都初猶隱之後而章矣春秋自莊二年至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者五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辭抑若揚言其體俯猶如人之仰實其頎長也美目揚目好眉揚也巧趨蹌疾徐中節也射則臧善威儀也禮大射張皮侯而設鵠此章葢大射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猶稱也儀既成言終事禮無違也張布曰侯侯中曰正姊妹之子曰甥瑞玉曰展我甥兮歎美辭說者

謂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則輕薄語矣余曰賓射張布侯而晝正此章蓋賓射傳云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二尺曰正外孫曰甥此四句皆可疑闕之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孌壯好貌婉眉目好也選異等倫也貫中而貫革也反復中其故處也可以禦亂此章蓋軍射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美於容貌技藝而詩人三歎

嗟之將有大不美者與而詩人終不言之抑微致其意焉射則臧矣如內行何展其甥矣如其母何四矢之禦亂也禦其外而亂其內如其國何

齊十一篇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糾糾猶繚繚摻摻猶纖纖婦三月廟見執婦功女未

成婦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亦謂女也服事也言葛屨可屨霜者爲儉爾女手可縫裳者爲勤爾不獨裳可縫要襋之屬新人皆整治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提提安舒貌宛然曲遜貌左辟讓而避者必左也佩其象揥此句上下疑有脫文與上章句配也刺褊狹也又言新人初至門容止安詳夫揖而入不敢當尊讓而避左又佩象揥爲飾蓋尊貴之女也維是君有褊急心是以未三月而爲之刺繡縫裳爾古者衣作

會裳絺繡絺鄭康成尙書注讀爲黹紩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下章疑脫一句

葛屨美勤儉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然有聖賢之遺風焉以德輔之則明主也孔子云與其奢也寧儉故有取焉爾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沮洳下溼之地莫酸迷菜俗名醋醋柳也公路掌公路車之官言汾水之旁有采菜者人見其容儀美無

限度歎之曰此美無度者殊不似公路家婦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一方水外之地采桑供蠶也英華也公行主兵車之行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水灣之處藚水舄卽澤蕮也如玉溫潤也公族掌公宗族之官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美勤儉也魏之男女貴而能勤富而能儉水邊躬自采茱人望見之不知其貴家女也瑞玉曰古者君夫人躬桑以蠶大夫妻采蘋而祭此詩猶二南矣何刺焉余問公路舉官則是大夫玉英著美又似女子答曰大夫妻爾婦從夫之爵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士未仕者也彼人當國
者也何其語辭言魏國貧困人皆采園桃而食我心
憂之歌且謠不知者反謂我貧賤驕人爾且曰彼肉
食者謀之旣是矣子欲何爲乎舉國無一知我者憂
亦何益我自今蓋亦欲勿思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小棗也歌謠不已聊且出行國中不知者反謂我
貧賤驕恣無所至極爾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序云刺時也國小而迫其君儉以嗇而
無德教其臣惰以偷而無遠圖國日侵削君子
憂之而作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
旃哉猶來無止
山有草木曰岵已逗遛也上登山也旃之也猶可也

孝子登山望父如聞父念己曰嗟予子行役當早起
夜寢無得已止于軍法也又如父見己陟岵者戒之
曰上山須愼之恐隕墜可來則來無止軍事而歸也
父尙義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
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不眠也婦人憐少子
雖成人猶念其食寢無棄言無棄母不歸也母尙恩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

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言必與同儕者偕無獨行也無死言父母在無輕生也兄尚親瑞玉曰父曰母曰兄曰以下追憶臨行戒命也孝子壹舉足不敢忘父母壹出言不敢忘父母夙夜無已思不止也夙夜無寐思之長也夙夜必偕夢見之也皆述父母兄念已之辭不主行役者言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孝子思親也輔氏云行旅之人登高眺望

則必有思慕鄉里親舊之心狄仁傑登大行山望白雲而思親之在下也愚謂不言己思親而言親念己君子思其人如聞其語聞其語如見其人不自知其肖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閒民所受場圃也桑者采桑人也閑閑往來貌還歸也言郊外場圃閒采桑男女往來閑閑然可樂也采桑畢復相招曰行乎與子偕歸矣我今亦欲歸隱爾人在朝市久則知田野親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舒緩貌逝往也言行行不絕有還歸者有方往者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招隱也朱子云賢者不樂仕於朝思與友歸農圃爾蘇氏云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亦鮮矣而可易仕之樂則仕之不樂也甚矣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用力聲伐檀爲車也干厓也牟氏曰寘斯人於河干是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語辭種曰稼斂曰穡一夫所居曰廛貆貉子也彼君子斥伐檀人也素空也言伐檀之人高隱河濱注目淸漣聊可忘飢在位小人乃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胡爲乎不見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直直波也十萬曰億禾秉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淪風旋水成文也囷圓倉也飧水澆飯也旦曰餐午曰食夕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序云刺貪也君子高隱有功而無祿小人

貪鄙食祿而無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貫習也樂土有道之國民苦追呼假言大鼠竊食自今無復食我黍也我畜養汝三年矣曾不顧念我習慣之恩我往矣將去汝適樂土於以安生而得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汝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無食我麥待之次年夏也德恩意也直伸也適樂國

則怨得伸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無食我苗又待之次年春也合之爲三歲古者三年校民數而定版籍勞勤苦也永號長呼也適樂郊誰復追呼者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怨追呼也民困徵求催科之令時下胥吏貪而不畏人飽民之食而不知德比於碩鼠然

惡而欲去之詩人述其辭而作

魏七篇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職主也瞿瞿卻顧貌瑞玉曰三農畢務民閒燕會歌呼爲樂少年歌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老人意不謂然乃賡歌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是則詩

人所遊辭兼兩人非𠁅出一口爾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行去也外餘也旣思職內所居又思職外所餘則

慮周也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庶人所乘歲晚農功畢役車於是休止慆過也

憂意外可憂者休休安閑貌戒備於先則優裕於後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戒荒也唐俗勤儉歲晚務閒民間燕飲歌呼笑樂不忘規戒詩人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刺榆榆白粉婁亦曳也或云牽也宛坐見貌言山樞隰榆良材可用以興子有衣裳可端委朝廷子有車馬可馳驅王路乃虛擁所有不以自奉身死之後

徒供他人愉樂爾復何有牟氏曰子孫是他人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杻檍也保居有也言廷內洒埽自潔淸鐘鼓
考擊爲燕樂皆有用者而亦不爲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酒食鼓瑟不獨燕賓講禮且可以歡欣喜樂且可以
永長此日而復不爲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風吝嗇也士大夫專殖自封有資財而不用呰窳偷安君子勉以及時行樂爾瑞玉問車馬鐘鼓非細民宜有以為答前篇意竊恐未安余曰然小序亦失之云刺昭公亦非章末二語非當施之君者戒僚友則可爾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亦不必他姓奪之慳吝之家必有淫嗣父祖半生辛苦子孫一旦豪華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鑿鑿鮮明貌襮領也諸侯服繡黼領而丹朱純子謂其黨君子謂桓叔也言水勢激揚白石分明易見曲沃耦國亦易見矣素衣朱襮始封之服從其黨而入於沃沃人得見新君宜其樂而反不樂何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潔白也朱繡卽朱襮襮上繡爲黼也鵠曲沃旁邑見君子宜樂云何反有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貌我沃人自我也言我所以不樂而憂者聞其君臣有命其事密不敢告人晉聞之乎不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沃人憂亂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沃沃強晉弱其黨潘父等助之欲傾宗國有密謀君子微洩其事風昭侯惎沃能戒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菉屬聊且皆語助朋比也遠條長枝也俗言椒正種多不實碒擲其子結實倍常桓叔晉之支裔其封沃亦以遠之不知乃成末大之漸詩人感之而言椒聊一實爾無意種之蕃衍乃盈升一實且然其後生子益將碩大無比因歎枝條遠揚末且愈大也椒性芳香而辛其芳草木不殖晉沃亦莫能兩大沃强晉其微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升不能容故以匊也碩大其實

茂篤厚其實堅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晉人憂亂也揚水沃人作故據沃言我椒

聊晉人作故斥沃爲彼皆忠於晉而不黨於沃

者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綢繆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昏見東方十月時也良

人美室也貧人新娶鄰人見其室中無物惟有一束
薪而已出覩在天惟有三星而已然新人美室也故
慰之曰子兮當復如此良人何言不須憂苦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芻刈草也隅東南隅也參轉隅夜將半矣邂逅不期
而遇也昏姻過時如不意得之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參直戶將曉矣粲美也始見曰良人相逢如邂逅審視曰粲者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傷貧也國亂民貧昏姻禮不備鄰里觀之歎其雖有美室不能爲禮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貌杜赤棠也踽踽無所親也同父兄弟也比輔也佽助也言特生之杜其葉猶盛物有助也人寡兄

弟則獨行雖有他人而不如同父之親借曰他人可恃行道之人皆可相比助而胡不然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不睦也不親宗族骨肉離散獨焉而已矣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我人曰大夫也疾之之辭李文貞公曰居居慢也愚謂詩人言猶是羔裘豹袪衣服未改從我人而乃居居然不與人親異於先大夫也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但念子之故舊不忍爾棄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褎猶袪也李文貞公曰究究苛也瑞玉曰居安也究窮也與人倨倨然舉事察察然尊貴人氣習如此余曰好恩也謂先大夫舊恩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大夫也棄其故舊君子怨之而作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鴇性不樹止苞叢生栩櫟也牟氏曰盬苦
也王事職分當爲靡有苦辛是也言鴇集於栩非其
性民從征役非其所從王事我不爲苦但不得耕田
養親爾子少怙父母長則父母怙子因歎悠悠蒼天
國亂何時有定所乎而我亦得歸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極已也國亂何時已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稻稌也粱粟類常常道也亂定則復其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憂亂也晉曲沃五世構亂春秋傳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於翼桓八年冬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秋虢仲芮伯
梁伯荀伯賈伯伐曲沃王命討賊不能定民從
征役失養呼天訴之冀國亂早定事繫於王故
稱王事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無衣七章侯伯之禮子謂武公也始受王命詩人陽
美之而言諸侯國多矣豈少衣七者乎但不如子之
得衣安且吉尤可喜爾有王命則安無他患則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故衣六燠煖也服久則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并晉而重賂周僖王王貪其寶而錫之命君子惡其亂實刺而文美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道東也噬醬也脣齒相合言杕杜生道旁僻處行者不息其陰譬之弱晉偏安仕者不立其朝也彼君子顧理不顧勢儻肯噬然意合而適我乎若肯適

也我則中心好之何但飲食之而已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周曲也噬肯來遊宦遊也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閔晉也瑞玉問序言刺晉武公寡特
不求賢自輔恐未安經言道左道周隱僻之喻
武公據有晉國地非隱僻黨與衆盛何言寡特
余曰詩蓋作於武公幷晉之前鄂侯翼侯立國

偏隅孤特無輔忠臣遺老號召君子求助爾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蘞草名野墓道也婦人見葛生蘞蔓於墓道之上歎

言予之所美亡於此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息止也至墓門則歎其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角枕錦衾斂襲具也至墓則思衾枕鮮華夫葬此地

誰與乎獨旦而已亡者長夜無旦故曰獨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日冬夜言長也居墓也牟氏曰婦人言予積日夜之長至百歲之後而後歸其居則予美之獨處獨息獨旦何其遙遙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壙也婦歸其室則夫不獨矣箋云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盡情之至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悼亡也晉好攻戰國多喪亡婦人哭夫於

墓門者傷之而作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菌也苟且也然答然之也牟氏曰人言采苓宜於首陽巔無遽信之而往采人言采苓不宜於首陽巔無遽然之而舍旃人之爲言知他何者得實余曰不獨無信然之且問其言何從得則人不敢欺此止謗法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荼荼也又言荼苦首陽下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又言采葑首陽東言者隨撫其地聽者易亂其從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止讒也序云晉獻公好聽讒愚謂苓虛空

之物可食而常毒殺人讒人飾虛辭以進君嗜

之不知其毒也苦苦荼也得霜甜美人君甘讒

乃忘其苦也葑蔓菁也有美時有惡時讒言似之人君喜其美不思其惡也故詩以三者喻焉首陽同地采物異名喻讒人之言變亂無常一事而屢更其說人以其似眞則聽乃亂矣

唐十二篇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衆車聲白顚的顙也言秦始有車矣但鄰鄰然比行無次也始有馬矣但其顚白然非色也瑞玉曰

末得見君小臣便自傳令無禮教也徐氏曰秦穆公學於亡人亡人即寺人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漆隰有栗言富也八十曰耋臣既見君驩然雜坐鼓瑟歌呼而言今不爲樂日月逝而將老矣談笑無禮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亡逝而不留也徐氏曰兩言並坐草昧君臣眞率如見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新造也襄公始國雖有車馬侍御然雜西戎舊俗而非西周之禮樂詩人感而賦之徐氏曰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國之主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序云美秦仲先儒謂秦仲附庸未必有此蓋襄公詩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驖驪也媚子嬖臣也言馬肥御善公之于狩小臣近幸雜然而從瑞玉曰左右之人親忠直之士疏爾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左之射禽左也拔矢括也言田獸甚肥大公命御者左其車逆之舍矢則獲也君呼臣左亦言素無禮教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輶輕也鸞鈴也田馬鸞在鑣獫驕皆田犬名載之歇之休其足力言田畢遊北園馬既調習犬又閒暇瑞

玉曰不以田畢蒐軍講武狗馬是娛而已

駟驖三章章四句

駟鐵歌田獵也襄公有田狩園囿之樂亦雜西戎之俗詩人感而風之瑞玉曰車鄰駟驖皆文美而實刺前篇刺其無禮義而親近習之人此篇刺其喜游田而遠忠良之士皆述戎俗爾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楘歷錄也輈車轅也前

鋈衡後承軫穹其上如屋梁一輈而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游服馬背上貫驂外轡禁其出也脅驅亦以皮爲環著服馬外脅驅止驂馬禁其入也陰揜軓橫板也靷引車革帶也鋈沃金也陰板之上以繫靷續靷之處銷沃白金爲飾也文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馬靑黑色曰騏左足白曰馵西戎之俗板屋余問溫如玉征戍亦何貴瑞玉曰婦人言我君子溫溫人爾今處板屋不耐勞苦悶而思之遂亂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赤馬黑鬣曰駵中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驂兩騑也
盾干也瑞玉曰方言馬何雜盾余曰馬八尺以上爲
龍車上載盾馬之高幾與盾合也觼環之有舌者軜
驂內轡也置觼式前繫軜亦沃白金爲飾也瑞玉閒
此句宜與游環脅驅文相夾余曰上章說車此章說
馬觼軜爲馬設故爾邑城堡也在板屋猶野處在邑
則築城而戍之方將也旣築城爲久屯計方不知何

時爲歸期胡然我又思念之言不可解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四介馬也孔羣甚調和也厹三隅矛也錞矛下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干上虎虎皮韔弓室瑞玉曰膺韔胷也金鏤飾之若今時弓室金丁爾毛傳云膺馬帶非也余曰交韔交二弓於韔中閉弓檠也緄繩也縢約也竹爲閉而繩約之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閔君子寢起之勞厭厭

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言既在邑而屯戍當安重持久徐布德音以鎮撫之無徙邀近功又因君子溫其而勉之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思戍人也襄公伐西戎啓西垂令將士屯戍備之室家閔其勤勞詩人爲之賦爾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也葭蘆也蒼蒼色老也露爲霜晚秋也伊人不

知姓名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言秋水蒼蒹蕭瑟之辰伊人可念上下求之止隔一水間而不得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淒淒寒涼之意晞乾也晨露未乾蒹色淒寒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坻水中高地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成而采也淩晨采蒹露氣沾人思伊人在水涘有寒意不也涘厓也石出其石也言其迂迴沚小渚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思隱也時有高士隱於水濱潛深伏隩可望不可卽君子歎美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山楸梅枏也言山高木茂

蔚然一都會君子至止始來居有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顏如渥丹容色充盛其君也哉言是當來君我者也牟氏曰久無君矣悲喜之辭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山廉曰紀道平曰堂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宜在裳言衣者便文爾壽考不忘言此衣裳佩玉年老人見之尤不忘牟氏曰周時威儀正如君子今日老壽者尚能識之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美襄公也牟氏曰襄公有周之地周之舊人喜於得君美之也美秦而思周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往來貌言黃鳥止其所傷三良不然也從殉死也特傑出也殲盡也贖貿也言三良死人過其墓臨視其穴而驚悼仰呼蒼天願以百身代其死惜善人

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防當也一人當百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禦扞禦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閔三良也從君於昬死不爲義詩人哀而賦之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密貌欽欽憂懼貌言晨風疾入北林似君子行遯而隱也不得見則憂心欽欽

然懼終不見之也責之曰如何乎如何乎忘我乃實多不言去之之故反責去者之恕微辭爾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駁梓楡也言櫟也駁也皆山隰所宜有賢人亦國家所宜有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如醉則憂更甚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序云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詩人微其意以責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袍襺也戈矛皆槍屬秦地周之舊民思念先王與民同欲豈必曰汝無衣解衣衣之乎然民如挾纊感念而言王于興師我當脩戈矛與子同敵王愾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也說文作襗袴也戟格也旁有枝格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行列也偕作同發偕行同列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思周也秦好攻戰輕用兵而不恤民民皆

思周而怨秦焉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母之昆弟曰舅渭陽渭水之北路車諸侯之車乘黃

四馬皆黃也贈之以此歆然猶若未足意有餘爾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悠悠我思念母也瓊瑰美石次玉言贈遺雖厚物不稱心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序云康公念母也穆公納晉文公秦姬時已卒康公送之渭陽念母之不見也見舅氏如母存焉感而作是詩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穆公好賢開夏屋館之康公不嗣故假賢者之辭歎言我今所館

猶是夏屋也但飲食之而已無禮敬餘意吁嗟乎乃不似先君爾每食無餘箋云遇我薄其食我纔足爾每食不飽俗說云食少不能得飽玆說非矣秦雖簡賢何至爾也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簋盛黍稷器言今食器猶盛也但昔之食君親之今也每食君不在故食竟不告飽惡無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

權輿二章章三句古注章五句

權輿序云刺康公也簡賢棄禮君子去之非爲

供薄其意怠爾

秦十篇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宛丘地名瑞玉曰陳之貴者挾伎

山遊故言子之游蕩而往宛丘上也信有閒情而無

威望上者民之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值遇也鷺羽舞翳也瑞玉曰人過宛丘下無問冬夏

所聞皆擊鼓之聲所値卽羽舞之容巫風盛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缶盎也可以節樂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瑞玉曰刺巫風也士大夫延巫覡恆舞酣歌於盛會之地是謂巫風爾陳之先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其後化之遂成風俗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白楡栩杼也子仲氏子女也婆娑舞貌言出東門

至宛丘樹木陰翳貴家之女皆遨遊舞樂其下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原野也績麻女職今擇良辰會高明之地而荒棄焉

瑞玉曰俗雖淫遊市上非婆娑之地蓋游女緊會如

市爾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越於也鬷總也荍荊葵椒芬香也言又以善旦而往

羣女總集偕行交相愛說言我視爾美如荍爾還遺

我一握椒牟氏曰女子相語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序云疾亂也風俗荒遊女皆棄業聚

會嬉樂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横木爲門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流貌言

衡門雖淺陋亦可遊息其下泌水不可飽亦堪玩樂

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河魚尤美里語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伊洛水入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食色性也知足者常樂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美隱士也朱子云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

辭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池城池也漚柔也言池水柔麻可緝績賢女能柔君

子以成德彼美淑姬可與晤對詠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答逝曰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屬自述曰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思賢妃也序云疾君淫昏而思賢女以配瑞玉曰美賢女也有娶妻者美而賢詩人美之菅麻必漚漬而成德業須切化而入以言夫婦則宜若淫奔倉卒聚會恐未易言此爾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楊垂柳牂牂葉密如羊毳也瑞玉曰東門外垂楊下幽閒稀行相約以奔畏人故昏以爲期先來者候不至乃至天曙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葉下垂如肺也晢晢小明貌天曉則星光微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奔也朱子云男女期會有負約不至者瑞玉曰此人有尾生之信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墓門墓道之門凶僻生荊棘斯析也夫謂佗也已去也言陳佗包藏凶惡如墓門之棘桓公生存當秉剛斷去之乃其不良國人皆知而卒不已也誰昔爲此者乎牟氏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事雖隱僻必有披抉之者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美木鴞惡鳥又言佗之爲棘始固梅也由與惡人

居而導之爾訊告也先已嘗作歌告桓公而不顧至顚倒然後思予已晩矣牟氏曰墓門雖無人梅上猶有鴞豈可謂無見者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序云刺陳佗也朱子初解云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此也牟氏曰風隱慝也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隄也卭邱也苕草名好生下溼侜誑也予美美賢也瑞玉曰鵲巢防上不安之甚余曰苕生卭中亦非

其所言賢人處勢孤危小人又侜張之不知誰人爲此我心忉忉然憂之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唐廟中路甓瓴甋也鷊綬草也唐甓人稀行邛鷊人稀見踰賢人處於閒散誰又侜張之則必見罪謫我心惕惕然懼之案唐注本爾雅也逸周書曰隄唐山廧孔晁注唐庭中道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序云憂讒賊也賢者孤危讒人構焉詩人憂之而作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皎月光僚侶也月下女影也舒開解窈幽遠糾愁結悄不言而憂也瑞玉曰月皎人僚光景可念纔舒愁結旋又悄然心勞甚矣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懰愁貌懮憂也慅煩亂也言月色皓然長夜也佼人反有愁怨之色以其憂思忍受情雖暫舒離恨牽心又煩亂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燎明也夭矯變也紹糾緊也慘哀切也言月照人燎方舒夭紹之情心復慘然不樂怨別爾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序云刺好色也男女相私往來以夜來欣會聚往怨別離凡人之情從理則逸從欲則勞詩人爲之辭冀其聞而改之爾東萊呂氏云用字聱牙其方言與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夏南徵舒字靈公往夏氏民聞相謂吾

君胡為乎株林答曰從夏南爾或曰非適株林從夏南也疑其數數然胡為乎株林林猶言吾公在壑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說舍也又言日夕矣駕乘馬何也答曰將宿於株爾又言朝旦也乘乘駒何也曰將食於株爾亦民閒疑辭

株林二章一章三句一章四句 古注二章章四句

株林序云刺靈公也淫乎夏姬朝夕而往詩人顯其事微其辭設為民閒往復之語將令言之

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言陂澤蒲荷之間有美人家焉與草俱芳也獨處悲傷而無爲但有涕淚滂沱暗流而已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蕑蘭也卷意拳拳也其容碩大而獻媚摯悁悁猶悒

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瑞玉曰悼亡也余曰美貞婦也蒲荷二物同處澤陂有美一人獨處傷感然曰寤寐無爲其幽貞芳潔亦可見矣陳俗之淫而有婦如此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者也

陳十篇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諸侯朝服狐裘朝天子服逍遥閒適也言君初
羔裘矣又狐裘矣先逍遥而後朝意不在朝也臣近
咫尺恆不見君豈不爾思乎心徒勞而已

羔裘翶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朝在路門外堂在路寢言君翶翔之暇或亦有時在
堂然亦在而已不事事君誠樂之我心憂傷爾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或又不見狐裘但見羔裘日出照曜光澤如膏然更

不至朝堂矣瑞玉曰裘澤人猝見之能無驚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牟氏曰刺不朝也檜君修潔衣服而不視

朝羣臣稀得見者大夫憂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幸也禮旣祥而縞冠素紕棘人喪人也欒欒毀瘠

貌慱慱憂勞也言今何幸得見素冠人也但哀毀骨

立憂其傷生反令我心勞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大祥素縞麻衣冠素衣亦素也人皆有三年之愛於

父母俗雖恩薄見之亦感發而傷悲願與同歸於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祥祭朝服素韠韠從裳色感念傷悲蘊結不解願學

焉與之如一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牟氏曰美孝子也時人恩薄禮廢喪有不

能三年者人見孝子衣冠以爲幸爾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貌夭少也沃沃肥澤貌言萇楚之枝雖旁延蔓引但以其形夭沃而無所知故人亦不憎之疾淫恣者不然瑞玉曰喻人長大無禮義而淫邪反不如少小時不知人道可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女以男爲家樂萇楚無家明有家者可疾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男以女爲室言萇楚有實疾亂人子女之教者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序云疾恣也少年淫色狂夫寄豭詩人疾之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發揚起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言是非古之風與何發發也是非古之車與何偈偈也西瞻周道風車變改所由顧之而驚悼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飄回風也嘌急疾聲弔悲悼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溉滌也鬵釜屬懷藏挾衣中也言亨魚人所嗜故願

沃釜鬵從之西歸人所思故願附音書問之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西周也王政不綱小國罷敝君子思豐

鎬爾檜在滎陽爲鄭武公滅當平王東遷之初

檜當何在

檜四篇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俗名浮生朝生夕死楚楚鮮明貌言蜉蝣羽衣鮮潔浮蕩閒游不知其生不久也我心憂之不敢言從我歸家處我則告汝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華飾也息安也急忙言不得從我歸家安息我當告汝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李文貞公曰掘閱者掘然而飛僅閱朝暮瑞玉曰掘穴地而出也閱容也穴小僅能容之余曰管子云掘閱得玉則閱與穴通也因問此蟲黃黑色何言衣如雪瑞玉曰初出地時故自白如蟬始出土亦是白也余曰小人本掘穴窮巷無賴人爾今修飾邊幅作蜉蝣狀我不敢說從我歸家我則說於汝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小人也曹之在位鮮潔衣服游蕩無度不知危亡將至君子疾之不敢端言託之蜉蝣

爾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迎送之人何揭也祋殳也芾韠也赤芾大夫以上服也言有候人荷戈殳為前導者彼何人乃赤芾三百皆朝之貴官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鳥也言鵜在魚梁翼不濡食成魚也小人據高位不事事而厚得祿德不稱服然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遂稱也媾昏媾也君寵小人與之連姻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草木貌朝隮雲霞氣季少子女弱女也言朝望南山雲樹深處有隱君子焉其婉孌之幼子少女方於斯啼飢也不言君子飢者君子固窮傳云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序云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近小人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瑞玉曰鳲鳩布穀卽戴勝也每生七子或八子余曰
子多而飼如一似君子心平也淑人以善養人也言
鳲鳩哺子朝暮平均君子養人遠近如一其禮儀所
以一由其心思固結之故爾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得一御衆之要也帶
大帶弁皮弁騏青黑色言君子帶絲弁騏衣服有常

是其儀不忒之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正長也治也四國謂諸侯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牟氏曰胡不萬年歎今不復有此人也余問若以次言當先國人後四國瑞玉曰四國遠而難化故先言國人近而易及故後言又曰必儀不忒然後正四國

至四國正卽國人可知故正四國言儀正國人卽不
言儀蒙前文爾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思盛王也用心專壹則四國蒙休牟氏曰
思賢伯也下篇同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下泉泉下流也稂童粱言下泉寒列不能潤物苞稂
非漑草浸之而病是以寤覺之中愾然歎息念彼周
之西京時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蕭蒿也京周西京之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蓍筮草京師大衆也余問稂蕭蓍何以況小國瑞玉曰三草皆窳簹空虛之物水浸尤易腐敗故以爲喻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小國無常隨世輕重當周之衰苞稂見浸方其盛時黍苗芃芃非泉之冽雨之膏也以興四國諸侯知有王者由郇伯至賢宣上德意以勞來故爾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序云思治也小國困倣思西周盛時賢伯之功爾徐氏云時晉文執曹伯分曹田故云

曹四篇

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火大火也七月暑退火西流將寒也九月霜降婦功

成則授冬衣矣一之日者數終於十復始於一欲言一之月則文不明欲言十有一月則不句故變言一之日也此既變文故二三四并積是數之餘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微寒衣可禦大寒須加褐也瑞玉曰古者一夫宅五畝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民畢出冬民畢入下經云入此室處謂在邑之室此云同我婦子謂適在野之廬也既卒歲矣正月先往修耒耜二月舉趾行偕婦子而往以餉耕者於是田大夫亦來至田數月不見見俱歡喜案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

邑下郎引豳詩曰證之此班氏獨得爲從來說詩者所不及瑞玉此解正合漢書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再言流火授衣將述女功之始故又本之陽溫也倉庚離黃也余問微行傳云牆下徑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徑余問遵小徑以女步遲取近耶曰女子避人爾又曰蘩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用蒲公英亦蘩類祁祁衆也蠶事急余曰祁祁言遲爾春日晻長采蘩人緩

緩行女心急自傷行步遲願殆近追及公子同歸至
家公子豳公女也諸侯之女稱公子豳俗勤儉豳公
之女亦以蠶事出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
子裳
萑蒹葦葭可爲曲薄蠶月三月也不言五之日者蠶
事至重故以配月瑞玉曰條桑卽柔桑也蠶初生食
少故用條桑取葉存條也三眠食盛故伐遠揚枝落

之也女桑荑桑也卽條桑之萌櫱蠶三眠凡生三駒先生者成繭皆及其母後者作繭薄不能食大葉故飼以女桑猗者新葉猗猗然凡三節事古注都欲一之誤爾余曰鵙伯勞卽伯鷯也夏至來冬至去七月猶鳴也績功也絲事畢而染事起八月染采之功成爲公子裳厚於所尊也傳云載績麻事起愚謂八月非緝麻時麻又不以染考工記云秋染夏蓋在此月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葽苦葽月令苦棻秀疑是也穫收禾也蘀落葉也余問豳風記月文不虛設秀葽鳴蜩春庚秋蟋之類亦復何與農桑事瑞玉曰月以記時時以作事諸言月者有事則繫事無事卽繫時農家早晚候之何渠不言耶余曰貉賤自爲裘狐貍貴爲公子裘同謂竭作也豕一歲豵三歲豜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余問其同何故必須二之日瑞玉曰一之日農功雖畢宮功方興于茅索綯皆此月事余曰卽如是于貉何不豜侯

二之日答曰狐貉之獸皆穴居民稍閒暇可便取之至於田獵習兵必須大衆竭作劉向曰葽苦葽也爾雅葽繞蕀葾徐鍇以葽爲狗尾草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蚣蝑也動股以股鳴也莎雞一作沙雞俗名沙沙蟲六月中飛而振羽作聲宇屋檐也自七月在野以下皆謂蟋蟀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牖墐塗也

瑞玉曰此室謂邑居之宅屋久無人鼠穴戶牖風雪
侵淩必須縛治乃可居之前同婦子出在野今嗟婦
子往入邑也牟氏曰邑屋穹隆而室固名曰穹窒久
空無人鼠穿我墉熏而去之塞野屋之窗埋野屋之
戶將去故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鬱棣屬今雀李也薁蘡薁亦鬱類也葵承露也菽豆

也瑞玉曰菜可烹豆不可烹蓋如今俗作豆粥爾其法菜半之豆半之賁爲粥古名半菽夏小正謂豆閔也余曰菽蓋扁豆蠶豆之類七月正堪食剝擊落之稻九月穫十月穫者稻孫也春酒凍醪也介助也眉壽豪眉也瑞玉問瓠八月味苦不堪食斷爲壺任用爾故瓠作壺余曰果蓏菜茹宜助男功皆取供食不得此句偏謂任用且甘瓠容有可八月食者斷者執蔓斷取之叔拾也苴麻子也瑞玉曰荼苦得霜可食樗非爲薪也九月非樵薪之時且下句遂言食我農

夫則二物皆供食也樗椿類葉有香者醃爲菹九月葉可食薪者枝落之采其葉也余曰老者食珍壯者食粗俗儉而有禮也穫稻爲酒以介眉壽則知蠶桑爲絲帛亦供衰老經不言者互見爾案蘡薁今俗謂之羊鬬類葡萄而小穰疑羊鬬即蘡薁聲轉耳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牟氏曰場圃有牆農畢修築之納納入邑居蓋藏之

黍稷以下一年收者至是合計之凡有此也余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諸穀皆有之不獨黍稷也禾是總名黍稷稻粱秫之類皆稱之獨麻菽麥則無禾稱故言禾以别之嗟農夫者卽眉壽人也老者思慮長恆先於少者稼旣同畢入邑也俗謂入城爲上邑居之宅曰宮綯絞索也茅懼風吹故編索壓之乘升也瑞玉曰野廬之居曰屋亟乘之者爲來春播百穀又將同婦子往居焉豫治之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沖沖鑿冰聲凌陰藏冰室蚤初旬也獻羔開冰祭韭薦新滌場淨如洗也余問朋兩尊也傳云鄉飲酒饗云饗羣臣瑞玉曰祭社與田祖爾者獻羔爲祈也冬殺羊爲報也余問公堂傳云學校朱子云君堂瑞玉曰田畯聽事處也民旣賽神於野遂相率入邑升田畯之堂舉彼神餘羊酒饋獻之答其勤勞又祝君萬壽無疆常有豐樂之慶也案萬壽無疆之祝後世舉施於君古人則上下慶幸

之辭通得稱之王漢猶然見於漢書馬援馮魴傳又
吳良傳註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
掾史皆稱萬歲小雅楚茨朱子以爲公卿大夫之詩
亦有萬壽無疆之語然則此公堂卽田畯之堂萬壽
無疆亦祝田畯之辭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序云陳王業也周公之東身遠王朝心勤
民事上述先公之業豳國之風口授矇工朝夕
誦之以風成王爾仁山金氏云七月非周公作
乃豳之舊詩故附於十五國風之後茲說恐非
又按朱子辨序謂七月是未居東時作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惡聲鳥喻流言人也取謂掩得之子喻管蔡室喻王家鬻賣也言流言惑人如彼惡聲之鳥旣誘我子掩取之愼無壞我室巢我之愛子恩勤備至今爲爾欺賣之可怜閔也主造流言本由管蔡今反歸咎鴟鴞以時二子旣誅公以親親之故諱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徹剝也桑土桑根也言前事無復道當及今未陰雨

時綢繆防後患今汝巢下之人或猶敢侮予乎疑之而未敢必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拮据爪搨草也荼萑苕租聚米也手以捋荼而拮据口以蓄租而卒瘏辛勤若此猶曰予室家未完如未有爾甯可自暇逸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言羽尾疲勞巢尚危墜未陰雨時綢繆且然若復風雨漂搖當何如雖哀鳴亦無益爾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管蔡挾武庚欲危公遺其黨流言公東征得罪人而王猶未釋然於公自以國家大定矣何復自苦爲公乃爲詩貽王名之曰鴟鴞託之乎鳥言懲前事慮後患君臣焦心竭慮猶懼及焉敢即安也王意尋悟於後

亦不敢復迂公矣

我祖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東山征地依山也慆慆久也濛雨貌東征以秋歸淫雨尤多故每章言之口纔曰歸心已西悲如至家也瑞玉曰制裳衣者衣裳垢敝新治歸裝余曰經言裳衣非裳非衣古名跗注今名行袴此物簡而工省軍中可制制謂縫新也士軍士枚如箸銜之止語士將

歸則勿復行陳銜枚矣蜎蜎動貌蠋桑蟲烝衆也敦聚貌言蠋羣處桑野士亦羣聚而非家猶獨宿爾於時殘暑行者露宿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宇久荒則蔓之伊威鼠婦室不埽則家之蠨蛸長踦戶無人則網之町畽廬旁隙地鹿爲場臥之熠燿光明貌宵行螢毋也能行不能飛此五物者

秋雨陰溼野廬荒凉常常有之行人在塗惻然感念亦足可畏乃可懷思爾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鸛水鳥垤蟻塚鸛鳴婦歎感陰雨也洒埽穹窒喜新晴也睎望征人而我征忽已至矣行經籬落秋瓜之苦者纍垂蔓繫於架上因感歎言我不見此於今已三年矣瑞玉問古者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春秋傳

云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周公愛民調發何至三年余曰金縢云居東二年詩云三年舉成數爾又考竹書成王二年秋周公伐殷三年殺武庚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計四年春朝廟此時當勞歸士周公歸當在三年秋是則據作詩時稱三年其實往反纔一年爾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飛春時也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帨巾也母戒

文親爲結帨筐篚之儀或九或十言多也軍士未娶
者有功而歸連姻貴族禮儀殷盛新昬者固甚美矣
其舊有婦而歎於室者遠歸相慶當復如何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牟氏曰周公勞歸士也一章在塗苦也二
章思家之情也三章初至家也四章至家後之
慶也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斧隋銎斨方銎樵采器也皇齊詩作匡將大也言周公東征不事甲兵徐宣德化軍中斧斨除道樵蘇久而皆自缺破其哀我人也德至大矣余問毛傳四國謂管蔡商奄朱子云四方之國義較闊大瑞玉曰東征卽指管蔡商奄何須復言四國乎經文不如此重沓

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釜有足者吪同囮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曰囮囮

化也周公化四國不暴如用鳥媒誘鳥然
旣破我斧又缺我錸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錸韓詩云鑿屬一云獨頭斧也遒歛也四國渙散周
公以德歛聚之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序云美周公也斧斨錡錸皆軍中什器而
非攻戰之資詩人言公討罪安民不以殺伐爲
威征有罪而曰哀我人聖人用兵之情見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柯斧柄也牟氏曰柯與柯一類非斧居其閒則不克夫與妻一體非媒居其閒則不得此異而後同之喻非爲亂則公不得來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踐行列貌牟氏曰旣用斧伐得其柯但見柯不見斧矣旣用媒取得其妻但見同牢不見媒矣此同而遂忘其異之喻公旣來則不復見其亂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東人喜周公也牟氏曰東征既克周公未
歸東人愛之之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九囊之網袞衣上公之服東人愛周公言舉巨
網則能獲美魚之子來我幸得見盛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北方爲家遵渚爲客信誠也言公客於東猶鴻爾
或公不安於朝歸無所容就汝誠處如此矣喜辭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宜水居陸非其所不復謂不復其官爵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公旣信宿信處是以此閒得有袞衣之人兮但恐朝
廷迎公歸使我心悲爾我願其無然懼辭也

九罭四章章三句舊注首章四句

九罭東人愛周公也歸朝公義也留東私情也
愛之至者欲其不安於朝而客於東恩德之入
至深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胡頷下肉也足後曰跋華薛曰疐公孫周公也碩膚大有肌也赤舄盛履几几安重貌言老狼長胡大尾行而胡反爲跋坐則尾又爲疐不安之甚今周公體膚豐碩進退寛裕几几然正以舄言者人心不安步履必皇遽失常曲禮削瓜士疐之疏云疐謂脫華處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不瑕言令德聲聞不有瑕疵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居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疑亦

東人美之之辭

豳七篇